

牧

津

牧津卷之十三目

勤職

召信臣

杜詩

衛 颯

崔寔

劉玄明

倉慈

始興王蕭憺

杜正獻公衍

韓琦 三見

李允則 二見

魯有開

蔡君謨襄 二見

王安石

傅獻簡公

張觀

孫覺

胡文恭公宿

李道傳

吳元扆

陳省華

張需

趙景緯

張汝明

陳貫

莫濛

周淙

許遜

王政

譚澄

貝恒

李湘

陳瓘

岳正

馬應祥

楊繼宗

陳克宅

崔恭敏

范理

徐九思

楊繼盛

牧津卷之十三

勤職

明山陰郡丞熾幹

召信臣

召信臣以明經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

○召信臣之姓名及堂名得

此爲民幾千石之勞

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
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
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
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
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
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
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
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
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惠民可以取足於一心勤政必須躬親於庶務惟信臣生平勤力而有方畧故以興利則利興以省費則費省蓋有孚惠心與勞民勸相政各有所用也

杜詩

杜詩少有才能，任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歷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上書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遂不許。詩雅好

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亭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讐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賜絹千匹。

政治清平者。而能以誅暴立威。則循良實際。斷非悠悠養亂輩可能。○如此恂恂循吏。乃亦爲弟報讐習氣。故自難鎔。○身故無能治喪。傷哉廉也。而循吏未有不根抵。

於廉者。

衛颯

衛颯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建武二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涯瀆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舩名曰傳役每一

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社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表陽縣山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一郡之中有以一邑累、一邑之中有以一

事累、只如傳役之擾、山民漸致銷落、衛颯

開道置郵而流民頓成柔邑。且得與平民一體輸租。則不特利民。而且以列國有民社之寄者。可悠悠泛泛。以循故守舊爲良規哉。

崔寔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爲作紡績織維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

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

崔寔殊大有政才，故能爲政論。

劉玄明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傅獫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旣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玄明已得令趣，故作此趣語，要以其平日

之勤政者自有精彩。

倉慈

倉慈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宜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

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以○十○人○又
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
既○與○質○遷○欺○詐○侮○易○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
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
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
然○及○卒○咸○悲○感○如○喪○親○戚○胡○人○或○有○以○刀○畫○面
以○明○血○誠○者○

以精勤之吏、秉忠信之念、自然可行蠻貊、

始興王蕭憺

蕭愔和帝時爲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愔厲精爲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荊州大旱愔使祠於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愔自以少年居重任開導物情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愔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愔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

獨何心以克乃登隄歎息終日輟膳翔白馬祭
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
隄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
樹○擔○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
洲人皆得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都
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
生於州界吏民歸美焉以母憂還朝人歌曰始
興王起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

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惟廣開屯田真第一

先
卷十三
七
救時急着○始興抱敏才、而爲念更懇、真
是才誠兩合、

杜正獻公衍

杜正獻公衍、初知乾州、屢決疑獄、人以爲神、簿
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
吏不得爲奸、施於民、則簡而易行、未滿歲、安撫
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府、一邦之民、爭於
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
何有焉、當夏人初叛、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

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
自經投水以死、於時衍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
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
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
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
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
城郭器械、民皆不知、及後尹開封、開封嘗撓於
權要、衍能使權要不敢干、首尹惟以聽斷盜訟
爲能否、獨衍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

畿赤諸縣皆被其惠，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谷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朝廷從之。

祁公剔歷中外，所至定有區畫，尤妙在凡有興作，民皆不知，嗟乎！民不惟無擾，而且不知擾，吏不必禁其奸，而自不得爲奸，民生有不安阜者乎！

韓琦

韓魏公琦初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

山之北多廢壞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
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
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餘頃

韓稚圭抱經世之具而勤勞吏職至於此
此王尹稱爲真宰相器也有謂社稷之才非
百里之用不知以器掄才朝廷之事若君
子隨分自盡一命必能濟物彼不屑爲小
官者此器可知矣

李允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
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
并納粟米稗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稗草
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
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
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治郡根本之計在農，妙在導民以不言其
故，而民自趨利。

魯有開

牧津勤職

卷十三

十一

魯有開用蔭知章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間
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
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
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南康軍
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
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
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
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
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

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

興陂增隄自當先事爲計。

蔡君謨

蔡君謨襄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此亦作小小伎倆所謂君謨手段小或於此覩得。

王安石

王安石慶曆間爲鄞令在任好讀書爲文章二。

日○一○治○縣○事○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興○學○校○嚴○保○伍○邑○人○德○之○熙○寧○初○爲○執○政○以○其○法○推○行○天○下○海○內○騷○然○

荆○公○之○治○勤○法○非○擾○民○而○竟○以○此○法○擾○天○下○者○蓋○治○天○下○與○治○一○邑○其○勢○異○也○

傳獻簡公

傳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祿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

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庑中治事，不少懈。

不卑小官，高賢自合作此矩度。

張觀

張觀徙澶州，河嘴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於市。

中
卷十三
三
恐不能止，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黥鈐者，不可勝計。

先之勞之，是集事法。惟私煮弛其禁，將遂聽之，奸民乎！此須別有理會。

孫覺

孫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除知蘇州，監倉官鄭佞倚宰臣爲奸，覺至，以伋屬吏按治，不少貸。徙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覺裁爲中法，使

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十五、

孫公僅循職而理、乃按治倚附權門之奸吏、不少貸、宜其稱良守也、婚喪至今、侈靡已極、長民者故當以此着意、

胡文恭公

胡文恭公宿、爲真州揚子尉、會縣遇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設法拯援、立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

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

是儒吏、更是才吏、

李道傳

李道傳出知真州、城圯勿治、道傳覽之、築兩石堤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

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池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響、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轂、普切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此公大有風裁、勤職特其一節、

吳元扆

吳節使元扆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
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境者既以舟楫又以
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扆所部民無墊
溺

雖家財不能盡拯而躬涉泥濘直是先勞
陳省華

陳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爲鄰邑
強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

過之弊、水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召而諭之、貧無以具者、給資爲助、至道初、姑蘇水災、民饑、亟召省華、拜尚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則復流民數千戶、瘞者亟瘞、埋之、詔書褒美、

以理辨之無不折、召而諭之無不曉、爲政不當如是耶、

張需

張需知霸州、因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

其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
紡績之具。雞豚之數。遍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
戶簿驗之。闕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
生理日滋。

治邑如治家。此公之謂矣。

趙景緯

趙景緯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
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
聞則告曉諭。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嗇存

行作訓奉文以勵其俗。歲產社倉六十六石。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其年之內乞歸田里。景緯志趣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

守郡期年。德意及民。已如此。不可殫述。士君子苟實欲加惠地方。何必遷延歲月。

張汝明

張汝明初爲漢陽軍判官。時行公田法。授牒按

牧津

卷十三

去

境內使四隅日具吏官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
雨雪不渝吏不得通昧財而稅均於一路徽宗
時知岳州有惠澤於民屬邑得古編鐘欲獻之
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成德意敢
覲賞乎拒不以獻

能盡職者自能持正

陳貫

陳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筭
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儻

視官物如已物，容有奸乎。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所得職田粟者，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

簿書筦庫，原非俗務，世以勤職爲俗吏，可怪也。

莫濛

莫濛，初除戶部員外郎，命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蕩，以丈量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

敵犯境，民賴以濟，召復原職。上諭曰：朕尚憶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頓首曰：職分當爾，臣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出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圯，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闌，分授諸將，各刻姓名堦堦間，懸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寶謨閣學士、大理少卿，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之，濛堅不從，竟不能奪。

是實心任事人、

周淙

周淙以父任爲郎、歷官通判建康州、時金渝盟、邊時方興師、守難其選、首命淙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

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

淙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以歸

臨事周悉

許遜

司封員外郎許遜知興化府大修山河堰堰水
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爲遜行壞堰
顧其屬曰鄧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
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
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躬率工徒

徵津

卷十三

卷十三

九

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逃亦不懈堰成歲獲大

豐

實心勤職故不惜以身殉事而事亦卒底於成

王政

王政當遼季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畧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旣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

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去。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隨改權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奸，政獨明會計，嚴扃鑰，金帛山積，而日納無錙銖之失。

民在湯火，撫綏爲難，此君以潔身爲勤職。

便佳

譚澄

譚澄爲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

者年雖少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
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
不土著者賦以時集後擢懷孟路總管歲旱令
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
植地無遺利俄以京兆改陝西四州道提刑按
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宜令民年四十
無子聽娶妾以爲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爲令
浮客占籍以累土著削之最當

貝恒

貝恒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供給之費。恒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縣簿有挾私怨，緣飾人死罪者。恒曰：盍以直報之，簿愧而止。隣邑盜劫人，匿其贓古塚中。塚傍畊民得之而解，後被劫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恒聞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問。會有商人過東阿，被盜來訴。恒併隣邑盜事，嚴督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劫盜皆在，畊民得免冤死。時循行田間，觀民藝，獲以

驗勤情。邑西南有灤。春夏潦水無所洩。泛溢浸
衍。近灤之民。每廢耕種。恒相地。將開渠。納諸大
清河。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曰。法不得
擅役民。恒曰。本以利民。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
渠成。得沃壤數千畝。卒亦無事。車駕征北虜。命
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
之。憚行者。往往爲規避計。恒毅然曰。天子親征。
臣下可避勞耶。卽治裝就道。民間令行。皆忻躍
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一

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
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
煑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敕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
而民不費。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卽
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不厭
而愈力。其得人如此。恒和厚樂易。於物無忤。勤
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盛寒酷暑不自
逸。率以爲常。

此真勤職吏也。○師旋而無一人失所，節造化亦有所不能周，不知何以有此。

李湘

李湘永樂中授東平知州，以持已愛民爲務，常祿外一無所取，而勤於公務，旦暮治事不少休。州城之東有大村壩，源出泰山，兩溢數爲民患，奏發民丁築隄捍之，患乃已。州及所轄五邑地曠多荒廢，課民墾闢，倉廩充實，歲歉賑貸有積。祠壇廢宇，整飭一新，齊魯間翕然稱其才。卒。

駕征北虜，詔山東西民隨軍給餉，運道遠，多死
亡。湘、寧、東平民行，撫綏有道，訖完民以歸。在東
平十餘年，始終一致。正統初，詔廷臣舉郡守，禮
部尚書胡公舉湘，遂陞懷慶知府。
才亞於貝，而遇事亦多實心。

陳瓘

陳瓘除寧國知府，首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革
兼并之路，覈隱欺之籍，所創戶帖，布之天下，宣
城、民田、濱江者，歲患水，規畫築隄，伐石作水門。

以時畜洩民至於今賴之、

所創戶帖不知規制何如豈亦今戶籍之類乎此便民第一事、

岳正

岳正成化中出守真化才六氣豪又以直閣大臣領郡稍厭倖調以故多宏濶畧細節操利權如賈豎然不引嫌是以浮議遽起去後蒲預備倉積穀數萬凶荒有備林居蕭然貧困人始知其不持一錢入也居三年入覲乞歸、

國朝閣臣領郡亦一變體領郡而躬親細務又一變體然而清議終在人心也

馬應祥

馬應祥其先蒙古人應祥以進士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應祥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耶乃加意撫循具攷戶數高下之則躬爲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徭役均齊百姓俱與時王宗器先生守懷慶河內爲附郭縣嘗召祥飲食歌咏問民所疾苦以弟呼之應祥益益然

意有不合，輒盡言不少避。縣庭吏縮首立如植
物。然當道方有旌薦，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
竟日，乃始別去。及改任徽州歙縣，俗好氣健訟，
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搖動禍
福，祥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
定。郡有殺人者，久不得其情，乃以付祥。祥先期
禱神，倘降靈則示之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
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
衣底，尋忽不見。祥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

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嘆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祥已敕隸卒覘人舉措，覘者以告，遂執而抵於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復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爲神明。

如此才調，運以誠心，縣庭吏自然縮首立矣。

楊繼宗

楊繼宗出知嘉興府。每昧爽時，僉書畢，卽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三五日完，少需滯，卽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自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守每經歲一至郡，府治安靜，而繼宗猶缺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我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諭四境有冤獄，聽令上司告理，而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

聽令上司告理，而下民終無一人赴訴，此之謂民自以不寃。

陳克宅

陳克宅知嘉定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壤之目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一一而籍之宿弊頓革又欲輕重歸一則使神奸無所售而惡其害已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更議金花官布輕齋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少濟有富僧其徒之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外方曳他屍誣僧殺之克宅疑不亟訊人或疑令受賂者宅不爲

動徐訶之匿者出衆方驚服猶寇滂毛九豎撲
天目巡撫張公津奉命征之檄公從一舉而渠
魁授首餘黨解散悉知其算克宅治嘉定逾三
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安民故政成不擾、

良吏惟不擾足矣、

崔恭敏

崔恭敏知萊州府每歲必再歷屬邑尤加意學
校廟堂齋舍無不一新正統間登萊大旱飛蝗
蔽天公依古法且焚且瘞蝗爲衰盡及發郡縣

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卽墨諸逃戶芻糧
民賴全活時巡撫擬城臨清檄發郡夫公以方
春民且乏食未卽應命及秋命復下公始以郡
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公之先識公治萊六載
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後數年大
饑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極
歲荒之後工役自當力止然古人亦有借
工作救荒顧視其事勢何如耳郡守每歲
再歷屬邑此法終不可廢

范理

范理初令江陵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
禁令，雖權貴無敢索一錢，先是民屢歲負租，至
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理以貧民不能償，迺
召將卒家之佃戶，號_○畸_○零_○戶_○者，諭之曰：世言戶
役_○既_○佃_○田_○立_○戶_○而_○免_○役_○可_○乎_○，遂定其等，俾各出
募役之米以償，負租畢完，薦知德安府，每歲必
按_○屬_○以_○省_○畊_○收_○兼_○詢_○利_○弊_○，隨州民數百家，田爲
楚府護衛所占，猶輸額徵，理備奏盡歸其田，民

至今祀之、

能爲民任怨、乃能爲民布德、

徐九思

徐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與僚屬當道上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當道數撓之、屹然不以撼、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郡司農、四百簿自取、九思聞、遂躬往坐收、判簿不得取例金、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

例一金、九思亦自往視之。例金遂絕。邑舊募兵四百、每兵十金。九思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三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於供應。九思嘗以官廩養鵝雞、官池畜魚、閑地圃之。實至取供、一不煩里甲。其民遂成樂土。

如此作阿家翁、亦是治家妙手、

楊繼盛

楊繼盛以言事謫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比至敬共其職。冬月受

請讞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及令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因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子，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齎所乘馬及婦，張服裝，買民間最

重賦地二百畝，自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徵故年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蕘而引沁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乃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穹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居狄道三年，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

楊忠愍起家儉素，刻苦讀書，立書院以訓

諸生置薪水以供日夕，非必楊公能之也。惟是謫縣尉，而敬恭其職，請讞無少倦，非真有痼瘼，切身者不能，不忍一刻負民，又安忍一念負國，殺身成仁，志士不忘喪其元，夫豈虛語。